



評劇

人往高處走

話劇原著：興台村劇團集體創作
樂鳳桐 李心斌 李永之 改編
金 康 評劇改編：康 寧



評 劇

人往高處走

原作：興台村劇團集體創作

樂鳳桐、李心斌

改編

李 永 之

金 劍 修改

改編：康 寧

熱河省承德戲曲劇團演出本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人往高處走 (評劇)

原著者：興台村劇團集體創作
變鳳桐 李心斌 李永之 改編
金 劍 修 改

改編者：康 寧

出版者：北京寶文堂書店

編輯部：楊梅竹斜街101號 電話3局3102號
營業部：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7局2887號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號 電話7局2047號
電報掛號：2887號

一九五四年 四月初版
字 數：30,000字

定價1,600元

36開本 62定價頁
印 數1——5,000冊

時間：一九五二年春耕到夏鋤。

地點：東北某農村。

人物：

老孫頭：五十多歲。（簡稱孫）

老孫婆：五十多歲。（簡稱婆）

玉梅：二十歲。（簡稱梅）

王主任：四十五歲。（簡稱王）

心亮：二十一歲。（簡稱心）

刁六：四十多歲。（簡稱刁）

第一場

時間：春耕時候。某一天晌午。

地點：在老孫頭的院內。右側有三間草房，顯然是在一個小山坡上。正面橫着一條類似壩牆的小壕。左側是馬廄露出一部分槽子來。馬槽左側有一棵大柳樹，樹枝橫壓半個舞台。馬廄中放着農具等。

人物：玉梅、老孫婆、老孫頭、

（玉梅從屋內走出，看看天頭。）

梅：（唱）太陽高照草木發芽，

鳥兒高飛叫喳喳；

生產合作有奔向，

我心中開了一朵大紅花。

幹起活來滿身勁，

東跑西顛不覺得乏。

爹媽入社還沒說定，

還須好言動員他。

一根扁擔手中拿，

一對桶兒兩頭搭。

吃完晌飯挑擔水，

省得累着我的爹媽。

（梅挑水桶下。婆從屋內端一簸箕

蕎麥上）

婆：玉梅！（內應）剛擱下飯碗，還沒等

消化食就去挑水，看噲着風呀！

（內應：「不怕呀！」，婆簸蕎

麥。）

（唱）玉梅丫頭心勁大，

起早貪黑不像女兒家，

從縣上學習回家後，

生產啊，合作啊，

家裏家外緊跑躑。

她和心亮兩相好，

真是一對有福娃娃。

（孫捧一瓢黃米，從屋走出，發現

婆，忙用大襟掩上，倒在拌草料的

木桶裏。婆放下蕎麥急進屋。）

孫：唔嘶，唔嘶！這些該死的猴頭雞，竟

扒拉牲口槽子。

（雞驚叫聲。孫在馬廄中拿出馬套

修理。婆急從屋走出。）

婆：玉梅他爹！

（唱）你活像避貓鼠溜根鑽縫，

二斗多大黃米就偷了五六升；

捨不得吃來捨不得賣，

你的馬可真是活祖宗。

孫：（唱）黃米丟了就怪我，

誰知你藏在那個耗子窟窿？

婆：（唱）你不用口硬主意正。

抓不住手脖子你算不應承。

孫：（唱）月窠小孩要吃奶，

棗紅馬正提牙也得餵相應。

刁六說：小孩捨奶能將養大，

馬提牙不吃黃米可不中。

婆：（唱）我說你偷米你渾橫，

眼下不追你自招承。

小雞吃幾粒高糧你不讓，

馬吃金豆子你也不心疼。

去年冬天買的馬，

不幾天一囤高粱就半截空。

孫：別窮叨咕了！

(唱)一家人爬半夜來起五更，
半輩子心願才達成。

馬就是咱們的治家寶，
吃點黃米有啥心疼。

婆：(唱)月亮落了太陽升，
如今合作社正時興。

牲口都拉到一起餵，
看你這黃米還能餵成。

孫：咳！

婆：(唱)牲口歸堆更不錯，

倒省得鋤草拉料忙騰騰。

孫：哼！(唱)三瓜兩棗把你哄，

你真是土命人心倒「實誠」。

玉梅更是「砲仗筒」，

隨那唱影跟人家亂烘烘。

婆：(唱)玉梅那場不對你的意？

你不要「杜口巴舌」忘前情；

她扔下耙子就拿笤帚，

街坊四隣誰不贊成。

全區選她當勞動模範，

我老婆臉上光榮。

要不叫玉梅子忙上忙下，

一匹馬腿你都買不成。

孫：哼！

(唱)棗紅馬就是我的命，

沒有它就是黃河也敢探它幾層清。

婆：(唱)要我看顯山不露水「鴉鵲雀

動」，

樹葉兒落大海隨流往下沖。

(婆繼續簸蕎麥)

孫：唉！

(唱)一個心兒兩下分，

兩條大道我往那條道上行。

(白)不能參加呀！(想)不行！不行！

(唱)合作社要真鬧個糧滿囤，

我二年也攪不上人家的日子紅。

(白)參加？(想)不行！不行！

(唱)狠多肉少要落了空，

不紮脖也得喝那西北風。

婆：人家都參加了，還能錯了！咱要不參加，你看王梅子能讓你呀！

孫：(唱)耳聽是虛眼見是實情，

往後你少跟着亂烘烘，

玉梅她當不了我的主，

這事得由我拿章程。

(梅挑水上。興奮地擦着汗)

梅：媽！今個天挺好，你把要洗的衣裳找

出來，抽空我去洗一洗。

婆：昨晚上了半宿會，下晌不睡點覺？

梅：不睡！

孫：怎麼天都這個時候了，還沒把牲口送

回來？(向門口張望)

婆：我上老趙家去借驢，拉點蕎麥吃。

孫：別忘了，捎帶拉點馬料。(走到門口

張望)

婆：就忘不了你那個張口獸。

梅：媽！你先借驢去吧！等會我洗完衣

裳，就去幫你推。(婆欲下被梅叫住)

媽！老王大叔下晌就要到縣裏開會，

他叫咱把入社的事說定了。你沒聽我

爹是怎麼個意思？

婆：咱不知道，你爹還沒拿定主意呢。

(婆下，孫從門口走回來。)

孫：什麼時候了，還不卸車！心亮這小子

楞頭楞腦地，還不定把牲口使成什麼

樣哪！

梅：爹！

（唱）大家夥一個聲的要辦社，

王大叔就要上縣去商謀，

就剩咱一戶沒說妥，

孫：忙什麼？

梅：（唱）不能叫大家夥爲咱們老等着。

孫：（唱）你的歲數總算小，

爹吃鹹鹽也比你多。

過日子可要掌住舵，

一步走錯步步走下坡，

看風駛船心有底，

別聽他們瞎張羅。

要辦社狼多肉兒少，

樹大蔭大咱也分不多，

再要趕個天災病熱，

就是西北風也難喝。

梅：

（唱）爹爹說話與理不合，

要相信共產黨決不能錯轍。

咱們入組就買匹馬，

要是入社準能拴上車。

你怕社內狼多肉少，

那知道家大業大進項也多，

土地連片地盡其力，

人多分工各盡材謨。

王大叔領導有經驗，

打糧定比互助組多。

孫：

（唱）聚紅馬祖業地誰能比得過

葫蘆茄子哪能熬在一個鍋。

梅：

（唱）馬好活好人股能多得，

地好分兒也評的多。

大夥還能冤屈你，

一碗涼水哪能放偏坡。

孫：

(唱)治家立業受盡折磨，
步邁小點不能掉下河，

站在高山看流水，

等他一年過年再說。

梅：

(唱)當初勸你參加互助組，
你也是腳步懶得往前挪，

等了一年比人家打糧少，

這才入組沒話說。

一錯不能再作錯，

吃點虧也該長點志謨。

孫：

(唱)年青人辦事橫衝直撞，
老虎也要把牙摸。

咱們的馬壯地土好，

家底比他們也不薄。

爺們多下一把力，

不比那入社保本我算白說。

梅：

(唱)大旱大澇又怎麼辦？

孫：

(唱)老天爺不下雨誰能奈何？

梅：

(唱)合作社就有好辦法，

叫它平地變成河。

孫：

(唱)我這副老眼光辦不到，

你那副新眼光也是瞎說。

梅：

(唱)王大叔和大夥已經核計過，

要把咱村裏風水挪一挪，

河西平地打上一眼井，

西甸子修壩通到北山坡。

一條水溝像條蟒，

大電滾一安就變成河，

天旱天澇都不怕，

活活地氣死那天老爺。

孫：那得多大氣力呀？

梅：（唱）互助組拚命也不能把定盤星掌握，

合作社就有大秤坨。

傢什全人手全人多志廣，

大山也能把它挪。

井打五丈深，

溝寬一丈多，

兩邊石頭砌，

洋灰把縫抹，

今天就採辦，

半月就完活。

孫：哦！說開、就開，井眼打在哪？

梅：（唱）咱那塊長壠地有點斜坡，

順水長流澆地多，

咱要是不入合作社，

就串到趙五叔那塊「小短脖」。

孫：怎麼？在咱地裏？咱那塊地要打上

井……玉梅子，你看行嗎？

梅：（唱）參加合作社幸福多，

一步一步提高生活。

打井不光爲抗旱，

有飯沒菜乾嘔唾沫，

來年在那開個菜園子，

什麼節令就能吃什麼。

揀好的拉到城裏去，

供給工人老大哥。

西山坡栽上菓木樹，

養雞養蠶養蜂窩，

十幾歲小孩都能把活做，

七十歲老頭也能做活。

瓜果梨桃新鮮貨，

雞蛋蜂蜜值錢多，

單幹戶七八家加到一起，
也沒有合作社這副業收入多，
要是不參加合作社，

心急眼饞叫他乾嘸唾沫。

孫：要真是這樣可也不錯。

梅：爹！你樂意了？

孫：不用跟你媽再核計核計？

梅：我媽保準不能有意見！

孫：嗯……

梅：我這就告訴王大叔去，說咱們一準入

社。（玉梅高興跑下，孫看梅下）

孫：要真能這樣，可也不錯！（進屋）

第二場

過場

時間：第一場的次日正午。

地點：在村中街道上。
人物：刁六。

（刁六上）

刁：（唱）自幼兒我常到馬市逛遊，

長大了就倒騰牲口把錢求。

逍遙自在能供上口，

嘴皮上天天還能掛着油。

這幾年政府查稅緊，

買出賣出不順流，

無奈何還得種那幾畝地，

信馬由韃順水推舟。

昨一集挺走連韃牛換匹馬，

可單馬不成韃叫我父犯憂愁。

老孫頭人老實還有匹棗紅馬

正好插韃搭勾搭勾，

看風使舵順情說好話

管叫它魚兒上了我的鈎。(下)

正場

時間：過場同時。

地點：老孫頭的家裏。屋中是一個普通中農的擺設。

人物：刁六、老孫頭、老孫婆、玉梅、心亮。

心亮。

(孫從內室走出)

孫：(唱)昨天我答應入了社，

提心弔膽叫我犯琢磨。

(刁六內喊：「孫大哥在家嗎？」)

孫：誰呀？(刁上)噢！刁六兄弟，沒上

集去溜縫溜縫。

刁：哪一集也沒漏。咳！咳！幹這行也沒

個大意思。

孫：到底手頭靈活一些唄！

刁：咳！一家四口，全憑我這一個人亂撲

蹬，昨個那一集趕的真不壞，我把那

頭牛換了一匹馬。

孫：啊？換了一匹馬？弄到你手的馬準錯

不了。

刁：那還用說了。

孫：口兒怎麼樣？

刁：剛上邊牙。

孫：沒套上試試？

刁：咱倒騰牲口還用試？一上眼就妥。小

馬腿像板凳，四個蹄子像瓷盆似的。

保險是轅上、套上、推碾、壓磨哪一

樣也錯不了。

孫：老六，你真行啊！這一回劉寶順你們

倆可越幹越有勁了。

刁：咳！去年我套活的老韃牛湊合他那個

黃牛還行，如今我換了馬，這牛馬沒辦法互呢。

孫：單馬也幹不了，管怎麼也得找個領口。

刁：大哥呀！

（唱）這兩天我心裏沒少打算盤，

東家西家都想全。

不是人奸就是馬不好，

沒有一戶合我心田。

想來想去想到大哥你，

咱兩家馬般配人又不要奸，

兩匹馬活像兩隻虎，

走南闖北沒阻攔。

就是掉在井眼裏，

也能拉它三四圈。

孫：這個……

刁：（唱）大哥你別往心裏去，

咱這是沒事扯笑談。

你們小組眼看要成社，

咱哪能拉你來耍單。

孫：（唱）當初互助鬧的挺歡，

如今要辦社叫我心不安，

我要是沒有聚紅馬，

就是入集體農莊心也甘。

刁：（唱）馬是咱的搖錢樹，

合作社人多手難可不是鬧着玩，

剛才我從家北過，

正看着心亮子趕車上北山。

轎子駕的沒輕重，

馬腰壓的直打彎。

他還嫌腿疼在車上坐，

鞭子打的響連天。

你那匹棗紅馬正提牙貪長，

一不小心就玩完。

真要是一下使喚「爬蛋」，

「巴掌數」你就別想牽。

孫：

（唱）一堆幹了這些年，

沒有人緣還有情緣。

親戚理道怎麼張嘴，

不讓使那不得鬧個底朝天。

刁：

（唱）親是親來錢是錢，

善財難捨代代相傳。

你那馬口嫩急靛烈火性，

要出個一差二錯後悔難。

要說能使出好牲口，

還得屬咱哥倆有那個耐心煩。

咱都是根本戶不能走錯道，

婆：

（上唱）拉完馬料把家還。

（白）六兄弟什麼時候來的？（放下馬

料）

刁：剛來。大嫂忙什麼？

婆：拉點馬料，

孫：天頭都晌午歪了，你沒看心亮子卸車

了沒有？

婆：我還沒往那上留心哪！

孫：你就是吃糧不管事。

婆：才剛我看老趙她五叔正張羅打井哪！

這合作社，真要操辦起來了！唉！這

會兒一些新道道咱也不懂，他六兄

弟，你是常跑外的，你說這事可咋辦

好？

刁：（唱）生產合作哪能靠，

齊奔社會主義路一條，

穿的是綾羅褲子綢緞襖，

吃的是山珍海味牛奶麪包。

好是好來怕辦不到，

出頭的椽子先爛先糟。

大夥的私心都沒去掉，

要嫌乎出氣勻乎就可以試一遭。

孫：

（唱）大伙都說比互助組好，

這東西我也摸不着。

還要在我的地裏打電井，

抗澇抗旱把地澆。

刁：

（唱）你當了一輩子莊稼佬，

怎能聽別人瞎吵吵。

今年本是三龍治水，

雨水一定缺不着。

就算它多打有八斗，

樹大蔭大你連毛都摸不着。

婆：

你大哥這個人多嚒有事也不知道找個人參謀參謀。

孫：（唱）他們說一定要辦好，

看派頭也準是錯不了。

刁：

（唱）買蒜要把頭來瞧，

王大哥也不過杏把倭瓜熬，

別看他這陣闊綽的好，

那好比耗子拉木鐵。

三五戶互助組還常打鬧，

頭一年辦社那不是瞎吵吵。

咱弟兄都是根本戶，

哪能跟他們葫蘆絞瓢。

婆：

倒是六兄弟在外闖蕩，看事比咱開明。

（對孫）你看到底怎麼辦好？

孫：

（唱）合作社要真能辦好，

咱不入可就要閃腰。

刁：

（唱）他們給咱打頭砲，

真辦好咱再參加也晚不了。

雞叫有早晚天一亮一齊亮，

他們到社會主義咱也緊跟着，

何必跟他們一塊攪，

開會、學習、批評、檢討吵的你心發焦，

眼下還是插犢好，

吃飯睡覺都自在逍遙。

婆：六兄弟剖解的在理呀！再不今年咱先

看一年。

孫：可倒也是！

刁：聽兄弟的話沒錯。

（唱）天災病熱咱就僱短工，

不顯山不露水誰能說有剝削。

要真是老天爺它不賞臉，

小鞭子一甩就到硫膠。

拉拉脚來倒騰倒騰貨，

管保你逍遙自在錢滿腰包。

孫：那能保準嗎？

刁：（唱）貨色分三六九等不一樣，

人也分奸傻矮與高，

我多嚙叫沙子迷過眼，

到蹶地一匹好馬準叫你牽上槽。

孫：能賺一匹好馬？一匹好馬！老六，你

看能行？

刁：兄弟還能給你虧吃？

孫：可是社已經入了，要退出來這不明擺

着說咱落後嗎？

婆：你倒拿個主意啊！

刁：要想退，找個什麼理由還不能退！

婆：要退就退，別老三心二意地拿不準主

意。

（心上）

心：大爺！馬送來了！料在哪？我給餵上